

作家谈写作

听广西文化名家覃瑞强讲

《一个编辑眼中的好稿》

□ 韦云海



▲《广西文学》主编、编审覃瑞强现场与广大文友细谈《一个编辑眼中的好稿》。

6月29日,都安瑶族自治县祝著节期间,《民族文学》都安创作基地第四场文学讲座在都安法院举办,《广西文学》主编、编审覃瑞强先生来到瑶山与广大文友细谈《一个编辑眼中的好稿》。本次讲座由都安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都安法院主办,都安作家协会承办。

覃瑞强,广西大化人,《广西文学》主编,编审。20世纪80年代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在国家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毕业后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曾获广西出版行业首届“十佳中青年编辑”“壮族文学奖·编辑奖”等奖项。有诗歌、散文、评论等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入选广西区党委宣传部第一届“四个一批人才”和“广西文化名家”。

覃主编结合小说、诗歌、散文三种文体,根据基层作者的创作情况,重点就《广西文学》在选稿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要求进行讲课,通过分析稿件中常见的不足和毛病,帮助基层作者提高投稿成功率,提高基层作者的创作水平。

如何写小说,覃主编从小说人物、故事情节、场景三要素来展开分析。塑造人物要立得住,人物要有个性化,人物写活了小说才立得住。关于人物,东西曾写过一篇创作谈,叫《人物,亲爱的》,其中有几句话充分强调了其重要性:“写不写人物并不是评判一个作家优劣的唯一标准,但

是作家只要把人物写好,那就准如给自己挂了一块金牌。”小说区别于诗歌和散文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有故事,有故事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故事情节是人物发展的载体,曲折婉转故事,奇特有新意才吸引人。如果一篇小说故事情节很简单、很直溜,让人看了开头就猜得出结尾,就不是一篇成功的小说。在广西作家中,新长篇小说《蝉声唱》的作者凡一平就是一个很重视故事和很会讲故事的人,但他并不满足于故事本身,而很注重故事背后的东西,比如社会矛盾、人物命运,等等。此外,场景描写实际也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也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要善了对场景的描写,不宜平铺直叙,场景对细节刻画很重要。此外,小说语言要简练、准确,准确传达出小说中人和事的情绪,独特、有场面感,还要富有张力。还要诙谐幽默,有引人入胜的魔力。同时,他指出:小说的灵魂是人物,而不是故事,为了塑造人物,使其有血有肉、性格鲜明,作家得用精确恰当的语言编织一个又一个细节。

关于诗歌,覃主编强调:诗歌必须有美感。包括意境之美、文采之美、情感之美、哲思之美、韵律之美、人性之美、道义之美,甚至是愤怒之美、哀伤之美、鞭笞之美,等等。他列举了徐志摩、余光中等作品。他认为,好诗一定要超越“小我”,追求大

境界;好诗要耐回味。一定要让人有回味的余地,要能产生读第二次、第三次的欲望。读过一遍再也不想读第二遍了,这样的诗歌难称好诗。这就需要诗歌有一定的厚度和深度。诗歌必须有诗意,能给读者提供新鲜的体验和经历,还有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他强调诗歌必须有诗眼。什么是诗眼?就是指一首诗中最精炼传神的一个字或词组或一句话。也指一首诗的眼目,是诗中的点睛之笔,即体现全诗主旨的精彩诗句。诗歌是一种能引起读者想象,唤起情感共鸣,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体验,且具有音乐韵律美的文体。从来稿看,初学者大多存在这样的通病:内容空洞,无实质感受,或不及物,只有一行行的文字;晦涩,语焉不详,或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用晦涩掩盖内容的苍白;无美感和诗意。

关于散文,覃主编强调“五有”:有丰富的个人体验;有真挚的情感;有生动的细节;有凝练准确的语言;有优美的语言而不是堆砌辞藻。关于散文的虚构和真实问题,覃主编认为“大实小虚”更加符合当下的创作要求,所谓大实是指整个立意和内容应该是真实的,所谓小虚是指一些个别的小的细节可以适当虚构。他反对通篇虚构的散文。

最后,覃主编结合目前广西作家情况介绍了广西文坛的阵容,对于一个基层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或者创作

准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是要有生活的积累。要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处处留心观察,处处留心体验,处处留心收集。如果一个写作者对身边的任何事都漠不关心,他的生活永远只局限于自己的圈子里,是不可能丰富的。二是艺术的积累。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来源于生活不等于可以复述生活,应该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重新组合。一个写作者要学会分辨哪些生活对文学是有意义的,你必须具备丰富的想象力,还要有很强的概括生活的能力和叙述能力。可以说,想象力丰富与否,决定一

个写作者能走多远;概括生活和叙述能力的大小,决定一个写作者层次的高度。作家应该比普通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能发现普通人看不到而又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深刻、才有价值。如果都是人云亦云,你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作家。三是要有一颗恒心,持之以恒的坚持。四是勤于学习,善于学习。

作者简介:韦云海,壮族,广西都安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都安瑶族自治县文联主席。

眺望大化



客居他乡,心系故土。对故乡的怀念,如同心底蔓生的杂草,愈显蓬勃了。

心有所念,也就滋长了无限的牵挂,每次回家探望家人,饭后陪老父沿河散步,一面观瞻城郭旧貌换新颜的容妆,一面聆听红水河沉静如迷的呼吸……

纹理:新城旧梦

大化建县不过30余年,当属而立之年,朝气蓬勃,气象万新。早前是由都安瑶族自治县割离出来,成立大化瑶族自治县,两县衣襟相连,亲如手足,回顾历史,可谓一脉相承,有其深入表里的故事与往事。

坐拥山城,腰系红河,两岸楼宇、民舍参差,错落中有秩序,散漫中流露出庄重与淡然,宁静中透着幽远。既现代又古朴,既新潮又彰显瑶乡风貌与特色。河堤板路光洁明净,仿古楼台、楼阁沿着河道伸展,通向红水河两岸更辽阔无垠的山野谷地。一如这座瑶乡新城,四面峰丛环绕,亘古的红水河穿城而过,流水汤汤,悠悠鸣唱,仿佛孩提时,母亲的耳语,轻声召唤着万千游子,梦回故乡。

而红水河畔新建成的移民新城达咩特色小镇,更显瑶乡风情,仿古街、美食街、民族风情街设计独具一格,巷道两旁民族风商铺鳞次栉比,人影攒动,霓光彩照,炫目多姿,尽显品味,充分把移民政策与旅游规划完美结合,既考量了宜居风貌,也解决了民生实际,明确布局了县域的发展重心和方向,多项举措可圈可点,令人赞叹,更令人神往。

秀色:乡愁印记

眺望故乡。如果不是前往北景库区采风,我断然不会想起那些水畔的村庄。那些老旧的青石板、土坯房,以及遍布苔痕的栈道、墙泥斑驳的屋檐还在。古径通幽,溪水潺流有声,淌经密林深谷,田畴在金灿灿的阳光下静穆变黄。此时的村落寂寥无人,霞光中,几分凄清、几分落寞,仿佛稀稀时老人独对夕阳,思绪万千……

乡民临水而居,村庄依山而建。流水遇沟而过,绕山低流。那些流淌在山间的岁月,烂漫至无声,时光只惊人的一瞥,便将瑶乡的晨昏点亮。曾经,我幻想在这片澄净的天空下,

结庐为舍,手执书卷,赏风颂月,观流云舒卷,远避人世喧嚣,如同父辈,过人世间的节俭,直到静静终老,在这一片清风碧水间。

如今,行走在苍茫山道上,人烟寥落的村庄少了烟火气息,想昔日鸡犬相闻,炊烟四起的农家景象,皆已沉落在过往烟云中。曾经走过的路,看过的云,尽皆隐遁,不知所终。然而,少年时的旧居还在,房前屋后,窗台院落,四处散落着童年的碎片。

伸出手,推开故居朽损的门,旧年影像依旧清晰可辨,一切近在咫尺,又如此寂寞遥远。所有成长的记忆,无论快乐,抑或忧伤,都沉落在心灵的底片上,凝固为石,风干成内心的怀念,凭靠记忆温暖擦拭,直到透射出别样的光和亮。

多少年了,我仿佛从未仔细端详过,这片静默在晴天水间的茅舍,也许山村每天都在存在,即便这个村庄隐匿了,那个村庄还在。只不过,村东和村西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关于故乡的记忆,已然与水融合,无法辨认出,最先消失的是哪一座村庄。

无声的水,一如时光,静静淹没了村庄。那些曾经走过的村落、房舍和山道,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同时消失的,还有田畴与炊烟,以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现如今,眼前取而代之的是一湾碧水,如绸似带,浩浩荡荡,拂过驻足观望者的视野。抬首,目力所及之处,偶见裸露的树冠和悬挂的渔网,几只水鸟栖落其上,偶尔拍落几声幽鸣,亦随河畔吹来的清风,遁入时光与空茫。

世事沧桑,山村的每一缕风、每一轮新月,都将定格成生命中永不消逝的风景。时光飞逝,如炊烟消散,当岁月载着村庄远去时,意念恍若隔世,曾经努力寻访的痕迹,终将无迹可寻。我知道,村庄终会被水带走,最后消逝在一湾碧水之中……

乡居:温婉一脉

每次还乡,我都会选择一间僻静的屋子闲住几日。

待到赶圩场的日子,便可买到乡人自产的土物,比如棉鞋,比如草编的鞋垫一类的小饰品,做工精致、漂亮实用。傍晚时分,我常常独自到村边走走,脚踏着薄露,听远处村子传来声声犬吠。薄暮里,烟火的气息在我们四周弥漫,一串细微的咳嗽声,隔着木门,在炉膛深处闪亮,回忆里透着土香,是童年的味道。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往事徘徊不去,那些洋溢在心间的念想,静默到无声。

吃过晚饭,族中长辈不约而同地坐拢在火塘边交谈。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神情都是庄重的,他们在想今年的收成和农事,偶尔会提及一些过去年月的人和事。火塘里不时爆出阵阵谷物的“噼啪”声,蹿起的火苗星星簇着柴火,将火光映照在众人的脸颊上,光影分明。

暮眼昏沉的族中长辈吧嗒吧嗒

吐着烟圈,低声说着话。后生则端坐在近旁,神情庄重。一些老旧的故事,经由老人沉郁的语调传递开来,便都有了种宿命的味道,如同火塘里蹿出的烟火,总是熏得人们泪眼酸痛。而平日里,如果村中哪家来了客人,往往没等到主人跨出门去,那人的吠声早已先于主人迎出门去,摇晃着尾巴,跑在主人前头,迎回来访的客人。转入厅堂,木桌上各色菜肴齐备,自酿的玉米酒醇香溢满,壮乡人家那份豪情与酒盅,总是斟得满满。

现在,我站在高高的观景台上,放眼眺望,眼前却是一片迷茫。心底依然记挂着那些故乡的事物,一如芳香的稻垛、闪亮的炉膛,微微透出烟火的味道。面对故乡,我永远是个沉溺在成长记忆里的孩童。从故乡到异乡,又有谁对于成长的记忆不留痕迹呢?当我回到故乡,寻访被时间洗过的痕迹,那些曾经一同追逐、嬉戏的孩子,仿佛还没洗净手掌上的泥巴,不经意间,已为人夫为人妇。而那些慈爱的老人,在不确定的时间走向泥土,长眠在水畔,垒起一座座土丘,仿佛一道道生命的站台。而数年前,那里曾是孩童们游泳后晾晒衣服的地方……

如今,离开故乡已是经年,我像一只迷失的麻雀,在城市的狭缝里觅食。那些被楼群分割得有棱角的天空,让我感到迷惑。站在城市的高楼上,我拉长目光远眺故乡,那些堆得高高的柴火、稻垛、黑瓦泥墙,以及黄昏时分,黄犬迎接落日的声声吠叫,正将一个“外乡人”瞳孔里的苍茫放大。

作者简介:费城,原名韦联成。1984年生,壮族,青年诗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一期学员。著有诗集《往事书》,获第五届广西文艺创作“花山奖”。